

BA6110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吴越春秋全译

〔汉〕赵晔 原著 张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号 01 号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赵 泓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闵 英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 话:623202

吴越春秋全译

〔汉〕 赵晔原著 张觉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75 印张 366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8100 册

ISBN7-221-03223-8/K·242 · 定价:(平)11.2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1995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30
40.89527
11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克 (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C

219099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1990.9.15

中国历代名著全

1. 周易全译
2. 今古文尚书全译
3. 诗经全译
4. 左传全译
5. 四书全译
6.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7. 资治通鉴全译
8. 国语全译
9. 战国策全译
10. 贞观政要全译
11. 晏子春秋全译
12. 吴越春秋全译
13. 越绝书全译
14. 水经注全译
15. 大唐西域记全译
16. 徐霞客游记全译
17. 史通全译
18. 文史通义全译
19. 荀子全译
20. 新序全译·说苑全译
21. 孙子全译
22. 论衡全译
23. 尉繚子全译
24. 管子全译
25. 商君书全译
26. 韩非子全译



译丛书书目(50种)

- 
- | | |
|----------------------------|-------------|
| 27. 墨子全译 | 39. 唐才子传全译 |
| 28. 尹文子全译·慎子全译
• 公孙龙子全译 | 40. 老子全译 |
| 29. 吕氏春秋全译 | 41. 列子全译 |
| 30. 淮南子全译 | 42. 庄子全译 |
| 31. 抱朴子全译 | 43. 楚辞全译 |
| 32. 颜氏家训全译 | 44. 陶渊明集全译 |
| 33. 梦溪笔谈全译 | 45. 文选全译 |
| 34. 西京杂记全译 | 46. 唐诗三百首全译 |
| 35. 世说新语全译 | 47. 宋词三百首全译 |
| 36. 山海经全译 | 48. 文心雕龙全译 |
| 37. 搜神记全译 | 49. 诗品全译 |
| 38. 博物志全译 | 50. 花间集全译 |

总 目

前言	1
凡例	20
吴越春秋目录	(22)
吴越春秋全译	(24)
附录	
一、《吴越春秋》佚文	
二、《吴越春秋》的研究考证资料辑录	
三、本书采摭文献目录	
后记	

前 言

《吴越春秋》一书，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而重在叙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该书虽大量取资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又采摭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辞；同时，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所以，从它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但后代的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常取资于该书；就是后代的文学作品，如唐代的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代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明清历史小说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近代的《吴越春秋说唱鼓词》、现代曹禺创作的话剧《胆剑篇》、萧军所著的《吴越春秋史话》等，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该书。所以，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

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一、《吴越春秋》的作者

据史载,赵晔著《吴越春秋》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赵晔的生平事迹,史载甚略。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可知^①,赵晔字长君,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做过县里的小吏,曾让他去迎接郡里来的督邮^②。由于他禀性清高,不愿阿谀奉迎,所以弃职不干,到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中)去向当时的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于学问,一连二十年也不捎个信回去,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死了。杜抚死了以后他才回家,州里召他做官,他仍未就职,曾被选举为有道徵士。他的著作首推《吴越春秋》,但《诗细历神渊》更为当时的学者蔡邕所赏识,以为胜过王充的《论衡》。据《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他还著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但隋、唐时就已亡佚了。史籍未载其生卒年,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其事迹稍加推断。他年轻时即抛弃县吏之职不干而就学于杜抚,当在二十岁左右。在杜抚处二十年而杜抚死,当在四十岁左右。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杜抚“建初中(公元76年~83年)为公车令,数月卒官”。算他死于公元80年左右,由此上推,赵晔当生于公元40年(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前后。他的书曾受到蔡邕(公元132年~公元192年)的推崇,想必在他死后不久,由此推测,他可能卒于公元130年(汉顺帝永建五年)前后。这些推测虽然不一定精确,但他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之时(公元58年~125年),恐怕是可以肯定的。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著录,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是十二卷,而现存的《吴越春秋》却只有十卷,有些本子还将它合为六卷,可见今传的

《吴越春秋》已不是赵氏的原著了。《隋书》又著录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唐书》也载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烦》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这些著作与赵晔之作是否有关呢?《崇文总目》卷三在著录了“《吴越春秋》十卷”与“《吴越春秋传》十卷”之后加按语说:“唐皇甫遵注^③。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④。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此说若是事实,则赵晔、杨方、皇甫遵三家之作虽不相同,却也有联系。而流传至今的《吴越春秋》十卷,应该是皇甫遵的考定本。虽然它的原著者是赵晔,但经过杨方的刊削与皇甫遵的订正,早已不同于原著了。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说是“赵晔所撰”。这种情况,与《东周列国志》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东周列国志》的作者被题为“蔡元放”不太妥当而应题为“冯梦龙、蔡元放”,那么《隋书》将十卷本的《吴越春秋》题为“皇甫遵撰”也就不太妥当而应该改题为“赵晔、皇甫遵撰”。为了依从全译丛书体例,今姑题为赵晔原著。

据《崇文总目》之说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否能成立呢?后人议论纷纭。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完全承袭《崇文总目》之说。

徐天祐则认为今传之十卷本为赵晔所著,杨方、皇甫遵之书已不传^⑤。

杨慎则对传世的《吴越春秋》之作者表示疑问。其《丹铅余录》卷十四说:“《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晔耶?方耶?”

胡应麟则认为今本为赵晔之作,而非杨方之作。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丹铅新录一》中说:“案隋、唐诸《志》。杨方所撰名《吴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见。《通考》盖以晔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刘孝标《九州春秋钞》之类耳。夫东京、六代文体迥异,即二书并行,岂能惑具眼哉?”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完全承袭杨慎之说而不加论断。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今传十卷本为皇甫遵之书^⑥。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认为今传十卷本是杨方之作^⑦。

今传《吴越春秋》十卷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我认为应该题为“赵晔编著、皇甫遵删定”。

说“赵晔编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杨方、皇甫遵的《吴越春秋》，都不过是在赵著的基础上加以删削、考定而成的。所以，今本即使最终出于皇甫遵之手，也不能将赵晔排除在作者之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题“赵晔撰”。因为今本实非赵氏原著，它与赵氏原著相比，不但被删削了，而且也被改动了不少。这从古代类书与注释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之所以不把杨方当作为今本的作者之一，是因为：《晋书》卷六十八《杨方传》说他“著《五经钩沈》，更撰《吴越春秋》”，这所谓“更撰”，不过是改编而已，究其实，也就是《崇文总目》所说的“刊削”。其书在当时可能是以《吴越春秋》为书名而行世的，所以《晋书》只说他撰《吴越春秋》。但当时赵晔的十二卷本同样流行，正如胡应麟所说，它是不能“惑具眼”的。所以《隋书》、《唐书》的编著者在著录时就不再承袭《晋书》而正其名为《吴越春秋削繁（烦）》。杨方既然以为赵书烦而大加芟削，恐怕是不会再作什么增补的。就是说，他的书不过是赵书的删节本，其中并没有他的创作成果。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他视为《吴越春秋》的作者。有人以为杨方对赵书有削也有增^⑧，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崇文总目》所谓“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恐怕也只是指取赵晔之书、参照杨方的删削方法加以删定而已。就是说，杨方之书不过是皇甫遵考定时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不是一种原材料。皇甫遵的十卷本，根本不是简单地将杨方的五卷析为十卷、再去其“削繁”之名而成的。他的十卷本，应该是一种较赵书为简而较杨书为详的本子，所以皇甫之书一流行，杨方之书便无甚价值而渐渐地失传了，而决不是后人将杨方之书改题

为“赵晔撰”。

我之所以要把皇甫遵当作今本的删定者而著其名,是因为今传之十卷本实即皇甫遵的考定本。它们的卷数相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另外,皇甫遵本是一种注本,所以《唐书》将《隋书》的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正名为《吴越春秋传》十卷。大概后来的本子删去了他的注,所以又转题为赵晔撰,但其中却不免残留下皇甫本的痕迹。顾广圻、蒋光煦都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十卷。蒋光煦虽说它“无注”,但从他的校记中可以看到,宋本还残留着一些注释。如卷三:“胥乃贯(‘乌还切’三字,宋本原注)弓执矢。”卷四:“会楚之白喜(宋本有注云:‘上音伯,下音豁。下文同。’)来奔。”卷六:“化为黄能(宋本有注云:‘囊来切,鳖三足。’)”^⑨。”这说明,题为赵晔撰的宋本十卷,实出自皇甫遵“考定而注之”的本子。《宋史·艺文志》著录了“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两种本子,其间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注释的有无,其原文恐怕是一样的,即都是皇甫遵考定的十卷本。皇甫遵在考定时,将赵氏的十二卷本删削改动了不少,这一点已为古代类书及古注的引文所证明。所以,宋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如果不题“皇甫遵删定”而只题“赵晔撰”,就不能反映出该书作者的真相和全貌。因此,皇甫遵应被看作为今本《吴越春秋》的准作者而著其名。

末了需补充说明的是,古代凡抄撮旧史、删削他书、考订校注等皆称“撰”,所以,赵晔抄撮《左传》、《国语》、《史记》以及传闻异说被称为“撰”,杨方删削赵书也被称为“撰”,皇甫遵考定赵、杨二书而加注也被称为“撰”。但真正要确定其作者,是不能不作具体分析的。

二、《吴越春秋》的流传

《后汉书》卷七十九载赵晔“著《吴越春秋》”，可知该书成于东汉。《晋书》卷六十八载杨方“更撰《吴越春秋》”，可见此书到晋代又有了改编本。据《隋书》、《唐书》以及郑樵《通志》卷六十五的著录，可知在隋、唐、北宋期间，此书有三种传本，即赵晔的原本十二卷，杨方的删节本五卷，皇甫遵的参定注释本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著录了“《吴越春秋》十二卷”，并说：“右后汉赵晔撰。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余，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可见南宋初年赵氏的原著尚存。《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史记》注、《太平御览》等引文有不少不见于今本，也可说明唐、北宋时期赵氏的十二卷本并未亡佚。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未著录此书，《宋史》卷二百三也只载“赵晔《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由此可以推知，赵晔所著的十二卷本及杨方所芟削的五卷本在宋末元初都已经亡佚^⑩，剩下的就只有皇甫遵删定的十卷本了。清代顾广圻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并在乾隆甲寅（公元1794年）九月用它校过明刻本；蒋光煦也曾用影宋本校过^⑪。从他们的校记中可以知道，宋本是十卷本，文字与明刻本稍异，仅有极少几条注释。但这种影宋本现在也早已亡佚了。

《吴越春秋》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元大德十年丙午（1306年）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这是元代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支持刊刻的，由前宋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作序，并加考订音注^⑫。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⑬，恐怕是孤本了。今未见该书，难以评论。但该板既在明代修过，恐怕与元代的原刻本不尽相同了^⑭。但该本与其他翻刻本相比，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元代的大德刻本对《吴越春秋》的流传影响极大，后世的刻本都源自大德本。

明代有好几种刻本,其中最能体现大德本风貌的有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邝廷瑞、冯弋的刻本^⑤,该书共十卷而又分上、下。该本现存虽已不多,但上海涵芬楼1919年辑印《四部丛刊》时影印了此本,所以现在也易见到。此外还有一种明代翻刻十卷本也甚佳。这种本子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其刻书年月及刻书人均未标明,所以莫友芝还以为是大德原版的重印本^⑥。其实它只是明刻本。徐乃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它辑入《随庵徐氏丛书》而刊印行^⑦,其“字画行款,一仍其旧”^⑧,所以也可利用。明代万历丙戌(公元1586年)冯念祖卧龙山房也翻刻过大德本,十卷。该本现存尚多,较易见到,可惜误字甚多。明代除了保留十卷本面貌的翻刻本外,又有人将十卷合并为六卷,即将前三篇合为第一卷,第六、第七篇合为第四卷,第八、第九篇合为第五卷。他们虽然保留了徐天祐的注,却删去了徐天祐的序以及书末的衔名,文字也多异同。吴琯辑校的《古今逸史》中的《吴越春秋》,何允中辑刊的《广汉魏丛书》中的《吴越春秋》,都是如此。这两种六卷本也为后人所重,后世翻刻影印者不少,其实不足称善。

清代的刊本不少,但大多是六卷本,如:(一)汪士汉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搜罗《古今逸史》残版重加印行的《秘书廿一种》本,其版除卷一至卷五的第一叶有所剜改外,其他与《古今逸史》本同。该书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又重刊过。(二)于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所辑的《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该本为钞本,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但现也有影印本可供利用。(三)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也是钞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为十卷本,但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却与《四库全书荟要》本不一样,是六卷本,不知他阁是否抄有十卷本。文渊阁本抄校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虽为孤本,但现已影印,流传甚广。该本虽为御制,但误字却不少。(四)王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辑刊的《增订汉

魏丛书》本,该本后来翻刻者甚多,有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三馀堂刊本,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艺文书局刊本,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等。除六卷本外,清代也有十卷本传世,如:(一)徐维则光绪廿年(公元1894年)所辑的《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中的《吴越春秋》,该本为稿本,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二)徐乃昌《随庵徐氏丛书》本(见上)。

清亡以来的刊本有:(一)郑国勋1917年辑刊的《龙谿精舍丛书》本,十卷。此本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又用郑氏原版重印过。(二)张元济等1919年编辑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见上)。(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据冯念祖本(见上)排印的《四部备要》本^⑨,十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六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所辑的《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该书据《古今逸史》本影印,六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六卷。(八)台北世界书局1986~1988年影印的《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六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点校本,十卷。该本以“大德本”为底本,较上述各本之底本为优,但在校点排印中有疏漏,这是很可惜的。

由上所述可知,明代以来《吴越春秋》流布甚广,但其中好的版本并不多,值得称道的当推元大德刻明修本、邝廷瑞本及其影印本(《四部丛刊》本)、明刻9行17字本及徐乃昌校刊本。其他的版本,与大德本的差异就比较多了。

前人对《吴越春秋》的注释工作做得不多,皇甫遵的注本在宋末就已亡佚了,而自徐天祐音注的大德本问世至今近七百年,还未有过新的注释本问世,这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徐注虽解决了不少疑难,但要读通全书,仅依靠他的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